

浅析民国时期蒙古捐纳制度

朝格、谢咏梅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捐纳制度，即官吏捐加级、封典；平民捐职衔，即卖官鬻爵之事。事实上这是朝廷买官敛钱制度。捐纳又称捐官、赏选。捐纳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行之久远，秦汉时期已初见端倪，迄清代逐渐制度化，形成了系统的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同八旗士家子弟及科举制度一并成为清代选官的重要途径。但以往研究认为其因袭明制，始于顺治，完备于康、雍、乾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前后存续 200 余年。笔者通过查阅档案史料发现蒙古地区捐纳制度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告终，而在民国时期的蒙古地区依然存在。本文通过满、蒙、汉等多语种档案与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捐纳制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民国时期；蒙古地区；捐纳制度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捐纳又称捐官、赏选。是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采取的一种敛财手段。许大龄在《清代捐纳制度》中将捐纳的含义概括为“捐纳事例者，定例使民出钱，给以官职，或虚衔，或实授，用以冲朝廷之急需。”¹捐纳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行之久远，秦汉时期已初见端倪，迄清代逐渐制度化，形成了一项系统的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同八旗士家子弟及科举制度一并成为清代选官的重要途径。

有关捐纳制度自民国时期就有专门研究，至今已近百年，成果丰硕。其中多数学者是研究内地的捐纳制度，只有少数学者涉猎过清代蒙古地区捐纳制度。其中尚无专门研究民国时期捐纳制度的论著。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清代捐纳制度之沿革的同时通过满、蒙、汉等多语种档案与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捐纳制度进行分析探讨。

¹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 年版，序。

一、清代捐纳制度

早期的捐纳通常被称为“卖官鬻爵”，其产生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战国时期。公元前 243 年，因蝗灾，秦始皇嬴政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¹。汉代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凡人粟实边者，均授予上造、五大夫等爵位，张释之、司马相如等均通过这一途径升为朝廷郎官；汉武帝时期又开设武功爵，吸引许多盐铁富商蜂拥而至；后魏明帝承丧乱之后，国库空虚，于是又推行纳粟鬻爵制度，借以缓解财政问题；唐宋之际，每逢赈济灾荒，朝廷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相继实行人粟补官政策。明朝景泰年间，国家最高学府的入学资格被纳入捐纳范围，国子监作为一种身份在社会上进行公开捐纳。至清朝，捐纳已经成为政府法律所认可的成熟制度。

清代捐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捐例之始为解决特殊问题，也就是为拯荒、军需、河工开设的“暂行事例”，有一定的期限，结束即停止。捐实官、捐复、捐免这三项内容，构成有清一代暂行事例的核心内容。另一类即是现行事例，无时间限制。主要是捐虚衔、封典以及出身，即平民通过捐纳贡监和生员改变身份。无论哪种形式的捐纳，其程序大致相同。

清代康、雍、乾三朝，以用兵边防，军需浩繁，为顾及国计，不得不另辟财源。于是仿历代纳粟办法，推而广之，成为捐纳事例，行之两百余年。“创于康熙，备于雍、乾，嘉、道因袭之，咸、同以后遂加滥焉。”²“清之捐纳虽成于康熙，然在顺治间，已开其端。其贡监纳银之例，班班可考，惟施行尚属慎重，非若后世之滥耳。”³

顺治六年（1649），因军需紧急，兵饷不敷，即开捐纳监生一项。对于地主商人之子弟“纳粟入监”获得的仅是监生资格，而并非实际官职。顺治十年（1653）规定：“士民捐助赈米五十石或银百两者，地方官给匾旌奖。捐米百石或银二百两给九品顶戴，捐多者，递加品级。”⁴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为补给军费，镇压起义，巩固刚刚建立的清王朝。清政府当时的捐纳仅限于捐监读书亦或者捐一虚衔，有名无实；捐免罪、捐晋级等捐官规定仅限官员本身。

¹ 《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 年，第 224 页。

²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 年，第 16 页。

³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 年，第 25 页。

⁴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八十八。

康熙七年（1668），战争不绝，军需迫切，又加之灾荒严重，国家财政紧急，不得不开捐纳以充给国库，故开加级、记录捐例，鼓励捐纳。缪荃孙《云自在龕笔记》载：“从前知县缺，原俱系进士举人贡生教习等应选之人选授，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内，会覆科臣彭之凤条奏、将捐纳先用与应选知县分缺选授”¹等语，即可证实捐纳实官始于康熙十四年（1675 年）。康熙十八年（1679 年）将捐纳官员的考核机制，试用期规定列入事例。

后期，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发展，报捐的内容和形式已基本固定，捐纳程序、种类、规模等方面相较于前代更加完善，捐纳制度已然转变成一项稳定、成熟的政治制度，并在清代逐渐形成一个完备的选官体系，成为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令禁止买官捐纳，但实际上终清一代并未停止。

二、清代蒙古地区的捐纳制度及其特点

清代针对蒙古地区的各项捐纳政策源于清朝中央政府在中原地区实施的捐纳制度，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合蒙古地区特殊的札萨克王公体制以及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基础，清政府制订了适用于蒙古草原地区的捐纳制度。

清代蒙古捐纳由来已久，最早记载是在康熙七年（1668）。康熙七年清廷规定，满洲、蒙古、汉军，并现任汉文武官弁，捐银 1000 两或米 2000 石者加一级，捐银 500 两或米 1000 石者记录二次，捐银 250 两或米 500 石者记录一次。²

雍正时期针对蒙古地区捐纳颁布的各项律令，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内外札萨克蒙古捐例。雍正十三年（1735），果亲王允礼上疏初次奏请在内外札萨克蒙古推行捐纳制度，史称《果亲王允礼等奏请捐纳蒙古马驼等折》³。雍正帝批准后捐纳制度随即在内外札萨克蒙古推行。

乾隆十九年（1754），朝廷筹划出征准噶尔，拟派兵 5 万，分北、西两路进军，预计两路共需马 15 万匹、驼约 1 万峰、口食羊 30 万只。⁴次年，清政

¹ 缪荃孙：“云自在龕笔记”，《古学会刊》，民国元年。转引自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 年，第 26 页。

²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288 “户部·劝输”。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黄山书社，1998 年，第 2409 页。

⁴ 《清高宗实录》卷 465。

府按预定计划正式出征准噶尔，所需驼、马、羊多数由漠南六盟及漠北喀尔喀四部各旗捐输。为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理藩院奏准《内外扎萨克蒙古捐输驼马奖叙议案》，令蒙古各旗扎萨克等速报各该旗捐驼马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喇嘛等名单和所捐驼马数额，以便议叙。结果很多王公因捐输驼马而予以记录或晋升品级，例如，鄂尔多斯贝勒齐旺班珠尔等捐输牛 1000 余头、羊 5000 余只，并亲自解送牲畜，赏戴三眼翎。¹

咸丰六年（1856）颁行的《蒙古王公台吉等捐输银两议叙并捐输驼马议叙章程》²标志着蒙古捐纳制度基本定型。捐例包括外藩内外扎萨克各旗、察哈尔八旗、土默特两翼以及热河等处。蒙古王公贵族捐银和捐马两大类。至此蒙古捐纳制度趋于成熟和完善。

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开捐。一般认为清代蒙古捐纳制度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结束。

清代蒙古地区的捐纳制度具有蒙古地区独有的特点。蒙古地区捐纳主要以捐驼、马、牛等大型牲畜为主。从清朝面对军事、征战的时候自然需要大量大型牲畜来作为主要运输手段和战略物资。因此大型家畜便成为蒙古王公捐纳的主要物种之一。

宝音朝格图在其《清代蒙古捐纳初探》中认为：“鉴于蒙古地区阶级结构的特点和基于蒙古地区的管理模式或统治系统，清代蒙古地区的捐纳对象多为处于统治阶层的各级军政长官和僧俗王公贵族，悬赏形势也以捐虚衔为主。”³这也给清代蒙古地区捐纳增添浓厚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

清代可通过捐纳来提升自身或子孙的爵位品级。光绪五年(1879)，因捐输银两被清廷同时悬赏的漠北喀尔喀四部僧俗王公贵族就有图谢图汗那逊绰克图、车臣汗车林多尔济、赛音诺彦部扎萨克和硕亲王车林敦多布、扎萨克图汗部贝子衔扎萨克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等近二十人，受赏者中也有不少捐纳者子孙。⁴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制定专项条款，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捐输驼马等项恳请移奖子弟，“如未及岁，俟及时由院查照捐输例

¹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 67 “正编”。

²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989 “理藩院”。

³ 宝音朝格图：“清代蒙古捐纳初探”，《西部蒙古论坛》2010 年第 2 期，第 12-13 页。

⁴ 《清德宗实录》卷 99。

具奏请旨”¹。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的捐纳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至繁的过程。历代清朝皇帝针对蒙古捐纳也先后颁布了多项律令上谕,使蒙古捐纳制度不断丰富、充实,成为清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极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三、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捐纳制度及其特点

关于捐纳制度的开端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但对捐纳制度的结束时间却有诸多分歧。据学者许大龄的研究认为其因袭明制度,始于顺治,而完备于康、雍、乾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前后存在了200余年。也有学者认为捐纳制度的结束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²另有学者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朝被推翻,捐纳制度也结束了。³

以上观点对捐纳制度结束的时间上的跨度并不是很大。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捐纳制度随着清朝被推翻而消亡了。但是笔者通过查阅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发现蒙古地区捐纳制度结束时间当在民国时期。笔者查阅到了几件有关民国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捐纳制度的档案。其中一份档案是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新巴尔虎左翼总管马哈扎那为赏赐捐羊赞助军务之策布格扎布、沙格德尔等七人顶戴事至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程文”,记录如下:

“朝博格扎布此次给属地操演部队捐羯绵羊十五只,求加五等顶戴蓝翎,昂海道尔吉给操演部队捐羯绵羊十只,求蓝翎顶戴…扎拉萨来称我捐羯绵羊二十只,求加五等顶戴蓝翎,哈央克依日巴称我捐羯绵羊三十只,求五等顶戴蓝翎,此些人等一一具员报来求赏。查,自愿给操演部队捐献肉食,为国出力,实应嘉奖。这些捐出之羯绵羊按时价折半计,每只合银四两,按各自求赏之顶戴翎子规则制度捐出。”⁴

另外在“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就为陈巴尔虎镶白旗骁骑校珠隆嘎捐助军马一事对其嘉奖顶戴事至陈巴尔虎部总管札文”中记载:

“因陈巴尔虎镶白旗福日古沃楚克佐骁骑校珠隆嘎为军需捐

¹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89,理藩院,廋给。

² 梁严兵、刘荣:“清代的捐纳制度”,《历史教学》1996年第9期,第50页。

³ 谢俊美:“晚清卖官鬻爵新探——兼论捐纳制度与清朝灭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0页。

⁴ 《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编委会:《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边防满文档案》(第一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297-306页。

驸马十五匹，应予改戴二品顶戴以示嘉奖。”¹

这两份档案的内容很相近，一份是通过给当地操演部队中捐羯绵羊来求顶戴，从档案中的“自愿给操演部队捐献肉食，为国出力，实应嘉奖……按各自求赏之顶戴翎子规则制度捐出”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当时是有顶戴翎子规则制度的，即捐纳制度。“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就为陈巴尔虎镶白旗骁骑校珠隆嘎捐助军马一事对其嘉奖顶戴事至陈巴尔虎部总管札文”中陈巴尔虎镶白旗福日古沃楚克佐骁骑校珠隆嘎为军需捐驸马十五匹，所以文中说应给予二品顶戴。可知是通过捐纳一定数量的马匹来捐纳官职，这符合蒙古地区的捐纳制度的特征。从这几点可以窥知民国时期呼伦贝尔的边疆地区实行捐纳制度，并非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告终。

民国时期的蒙古捐纳制度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的同时也传承了清代蒙古捐纳制度制度的特征。例如，民国时期的蒙古捐纳制度的捐纳多以羊为主。从“朝博格扎布此次给属地操演部队捐羯绵羊十五只，求加五等顶戴蓝翎，昂海道尔吉给操演部队捐羯绵羊十只，求蓝翎顶戴…²”可以窥知朝博格扎布等人通过捐纳一定数量的羯绵羊来求蓝翎顶戴。这是因为民国时期在呼伦贝尔卡伦驻防官兵的伙食中需要大量的食用羊。另有一份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档案中记载：“今正逢大暖雪化，已近派出官兵分界驻防时期…边界官兵所需伙食一千一百三十只…”³。可以看出在当时边疆地区边防官兵对羊只的需求量很大。有关蒙古捐纳制度的档案中亦常见用羯绵羊来顶替捐纳所用的钱财，极具地区特色。

和清代蒙古捐纳制度一样，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捐纳也离不开马，因为在清末民初马依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民国时期蒙古捐纳制度也以马作为捐纳的物品。“呼伦贝尔副都统贝勒衔贝子贵福就陈巴尔虎镶白旗骁骑校珠隆嘎捐助军马一事对其嘉奖顶戴事至陈巴尔虎部落札文”中记载：

“因陈巴尔虎镶白旗福日古沃楚克佐骁骑校珠隆嘎为军需捐

¹ 《陈巴尔虎部落满文历史档案》编委会：《陈巴尔虎部落满文历史档案》（第一册），远方出版社，2017年，第510-513页。

² 《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编委会：《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边防满文档案》（第一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297-306页。

³ 《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编委会：《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边防满文档案》（第一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1134-1140页。

驸马十五匹，应予改戴二品顶戴以示嘉奖……”¹

在清代蒙古捐纳制度中可把自己捐纳所得官职虚衔移交给子弟或者通过捐纳为子弟求顶戴。民国时期的捐纳制度也传承了这一点。在“新巴尔虎右翼总管其布僧格为赏赐捐羊赞助军务之扎拉丰阿、马吉格等顶戴事至呼伦贝尔副都统札文”中称：

“此次驻防部队的粮米银全部由百姓出，求赏他们子弟顶戴
矣。”²

新巴尔虎右翼总管齐布僧格为该翼镶蓝旗副总管达希达赖因捐输马匹为其子伊希多尔济赏戴花翎事至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呈文”中也记载为：

“…去年为督军等大员赠送马匹之主人，封赏顶戴花翎时本
骁骑校获封蓝翎六等顶子，现将此移赠吾儿该佐闲散伊希多
尔…”³

不难发现这两份档案一个是为子弟捐纳顶戴，另一个是将自己的顶戴移给自己的儿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传承了清代蒙古捐纳制度的特点。

结论

捐纳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行之久远，秦汉时期初见端倪，至清代逐渐制度化，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捐纳制度。但蒙古地区捐纳制度并非如以往研究所言随着清朝的覆灭而消失。本文通过档案史料来证实了在民国时期中国东北部边疆呼伦贝尔地区捐纳制度依然存在，不仅保持着民族地区显著的特点，也传承了清代蒙古地区捐纳制度。

民国时期中国东北边疆呼伦贝尔地区依然存在清朝捐纳制度，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呼伦贝尔边疆地区仍处于边防关键时期，依然迫切需要军需物资。呼伦贝尔地区是中国东北窗口，清中叶开始因沙俄侵扰，边疆安全得到了重视，清廷从兴安岭以东地区迁来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族人戍边，从而形成了边民合一，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格局，捐纳制度的遗存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中国边疆治理过程中的一些政策，也彰显了边境地区兵

¹ 《陈巴尔虎部落满文历史档案》编委会：《陈巴尔虎部落满文历史档案》（第一册），远方出版社，2017年，第510-513页。

² 《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编委会：《清末、民国时期中、俄蒙边境满文档案边防满文档案》（第一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8年，第335-340页。

³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新巴尔虎右旗满文档案》（全六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800-805页。

民合一守边的历史事实。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onation System of Mongoli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oge, Yongmei Xi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Abstract: So-called donation system is the ruling power sold official positions and titles, in order to amass wealth. In fact, this is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buying officials to collect money. Donation is also known as JuanGuan or ZiXuan. The system of donation has been practic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first appear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Qing dynasty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 systematic donation system has been formed. Along with the children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donation system became an important way to elect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it was inherit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began from Shunzhi dynasty, completed in the periods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overflowed in the period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 ended in the XuanTong period and finally survived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Through the study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donation system did not end with the demise of the Qing dynasty, still existed in Mongolian are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donation system in Mongoli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the Manchus, Mongolian and Chinese archives and documents.

Key Words: Donation system; Mongolian area;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西部项目《大兴安岭西麓族群互动视野下的呼伦贝尔地区多民族社会发展史研究》(批准号: 19XZS024) 系列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朝格, 1998 年生,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研究生;

谢咏梅,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21-11-30